

· 学术动态 ·

针刺研究 大有可为

——从美国 NIH 召开针刺疗法听证会谈起

曹小定

摘要 针刺疗法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精华之一,其影响在世界各国日益扩大。1997 年 11 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召开有关针刺疗法的听证会。我国有三名针刺研究专家在大会上介绍针刺镇痛原理研究、针刺治疗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及对机体免疫抑制的调整作用的临床及机理研究。专家委员会最后通过一份总结报告,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肯定了起源于中国的针刺疗法对某些疾病确实有效,而且副作用极小,可以应用。会议在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值得重视。

针刺疗法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精华之一。在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引下,我国针刺疗法的临床及原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其影响在世界各国,包括在发达国家日益扩大。世界卫生组织在 70 年代起就正式向公众推荐针刺疗法,80 年代期间制定了针刺穴位的标准化命名,90 年代中又提出推广针刺临床研究的规范化要求。

1996 年秋,美国《时代周刊》以《医学前沿》(The frontiers of medicine)为题出版了一册专辑。除了癌症、基因治疗、衰老、中风、艾滋病、生育、器官移植、精神病患者专题外,替代疗法(alternative therapies)也作为专题列在其中。文中指出,约有 1/3 的美国人在去看西医的同时,也自己掏钱去接受替代医学的治疗,这些由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总计达 137 亿美元。针刺疗法已在患者中越来越受到欢迎,也逐步被更多的西医大夫所接受,这是在所有替代医学中最为突出的例子。目前在美国除了有数千名针灸医生外,大约还有 3000 名西医大夫已经采用了针刺疗法。而在欧洲,这种势头更猛。在 88 000 名针灸医生中,有 62 000 名是西医大夫。随着现代医学向新的前沿迈进,非传统、非常规医学的伴随发展也是必然的。一些替代疗法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疗效经历了长期考验,可以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况且已经有一些疗法有了可靠的科学依据。针刺疗法就是最好的例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的医学权威性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自 1992 年起设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该办公室两届负责人先后来华访问考察,开展交流。该办公室在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

中资助了十个研究中心,有组织地开展替代医学的研究。

1997 年初,美国 NIH 决定召开有关针刺疗法听证会(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e on Acupuncture)。对一些重大的医学问题举行听证会,广泛进行讨论,以求共识,这是 NIH 的一贯做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备,1997 年 11 月 3~5 日,这次会议在 NIH 总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礼堂举行,约有 1200 人参加。

本次听证会由 NIH 所属替代医学办公室(Offic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和医学研究应用办公室(Office of Medical Applications of Research)主办,NIH 下属癌症研究所等 6 个研究所协办。对学术问题的评估是由 12 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在这些对针刺疗法有实践经验,对科研方法学研究有造诣的代表性专家中,主席为美国马利兰大学校长、生理学家 David J. Ramsay。

大会报告共邀请 23 位学者、医生。报告内容为:(1)针刺疗法的历史和现状;(2)影响针刺疗法进入美国医学界的因素;(3)针刺疗法的效果;(4)针刺疗法新的研究方向。我国有 3 名针刺研究专家应邀作大会报告。在第三部分报告关于针刺治疗的效果时,北京医科大学韩济生院士介绍了针刺镇痛原理——“针刺激活内源性镇痛系统”;上海医科大学俞瑾教授介绍了针刺治疗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的临床及机理研究;在第四部分介绍针刺疗法新的研究方向时,上海医科大学曹小定教授介绍了针刺对机体免疫抑制的调整作用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他们的报告赢得了大会的一致好评,展示了我国在针刺研究领域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在听取报告并进行认真的提问和讨论后,专家委

员会单独举行会议,对针刺疗法的效果,针刺后产生的生物效应进行评估,讨论针刺疗法是否可进入现代化医疗保健制度,提出今后针刺研究的方向。专家委员会随后提出一份报告书(16 页),交大会进行逐句讨论和修改,最后取得共识。报告明确指出了针刺疗法对手术后发生的或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手术后疼痛、月经痛、网球肘和肌筋膜痛、下腰背痛等多种疼痛性疾病疗效确切,对药物成瘾、中风后遗症、腕管综合征、关节炎、头痛、妊娠恶心呕吐和哮喘也有效,也可以应用。报告指出针刺疗法的最大优点是不良副作用极少。关于针刺疗法的生物效应(包括原理研究),研究结果已表明针刺可以促进阿片肽的释放,阿片受体拮抗剂纳洛酮可以翻转针刺效应;针刺可以激活下丘脑、垂体活动,引起广泛的效应;针刺也可调节血流和免疫功能。但对于有关气、经络系统的实质尚有待研究。报告又提到,针刺疗法目前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因是尚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疗效的对比资料,以及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这就指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肯定了起源于中国的针刺疗法对某些疾病确实有效,而且副作用极小,可以应用。会议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各大报纸、电视台及广播系统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全体到会代表共同讨论通过的这一报告,虽然并不代表政府,但对今后美国国会和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决策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参加这次会议后,的确感慨甚多。回顾我国自 60 年代起开展的大规模的针刺研究,我们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这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亲切关怀。正是由于他的关怀,这项研究自 60 年代初期蓬勃兴起;更是由于他的支持,这项研究在“十年浩劫”之时得以幸存和发展。周总理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指引着我国广大的针刺研究工作者排除“左”的干扰,在临床和原理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当我从美国开会回来,向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院士、著名的麻醉学家吴珏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针刺研究领域的老前辈)介绍会议盛况时,两位老先生都为我国首创的针刺医术正在走向世界,为我国的针刺原理研究得到世界广泛承认感到无限欣慰。

进入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针刺研究工作一直得到各级主管部门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

针刺研究作为专题先后被列为国家“七五”、“八五”攻关项目之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多次设立针刺镇痛及针刺治病重点研究项目。这次参加 NIH 盛会的我国三位专家,他们的课题都多次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有关主管部门的资助。正因为如此,至今我们仍可自豪地说,中国作为针刺疗法的发源地,在总体上仍保持着针刺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科学并无国界。一旦针刺医术赢得了发达国家的广泛兴趣,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也会急起直追。目前,美国 NIH 替代医学办公室掌握的科研基金逐年增加:1992 年 200 万,1993 年、1994 年各 350 万,1995 年 540 万,1996 年 740 万,1997 年 1200 万美元。现在的 10 个替代疗法的研究中心,均获得 100 万美元左右的资助。这些研究中心均建立在著名的大学、研究所或医院中。研究内容各有重点,有的从事疼痛的研究,有的从事癌症、药物成瘾、艾滋病、老年病、哮喘等过敏性疾病、中风等神经系统疾病、妇女病等的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专门从事针刺研究的。他们凭借着先进的技术手段,雄厚的资金实力,加上我国科技人才的外流(主要是中青年),这就必将形成激烈竞争的严峻形势。在我国,目前由于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针刺研究往往被认为没有经济效益而被忽视,在课题资助强度方面也往往偏低,加上一些单位人才梯队不完整,甚至于后继乏人,这些都会影响我国针刺研究继续深化的后劲。

当前,为了加强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国家正在制定新的规划。我们迫切希望,应大力支持针刺研究这一项中西医结合的重要项目。针刺效应与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关系极为密切。针刺信息既可直接影响脑功能(如针刺抑制痛觉、针刺抗脑缺血等),还可通过脑功能调节影响其他系统(如针刺通过神经内分泌活动,影响生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等)。只有加强针刺的基础研究,才能为进一步提高防病治病的临床效果提供新的指导性建议。而这样的基础研究,既具有中医、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理论意义,也必将丰富和发展现代生命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让我们用新的成绩为国争光,为世界人民造福。

(本文转载自《生命科学》1998 年第 10 卷第 2 期——编者注)